



评论

以笔为翼 与鹤同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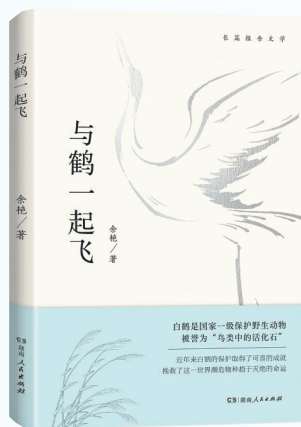
——读余艳《与鹤一起飞》

■侯楮

《与鹤一起飞》是国内第一部全景式描写白鹤迁徙和物种保护的作品。本书作者余艳长期从事纪实文学创作,著有《杨开慧》《新乡巨变》等作品,用真实的行走、深情的笔触、深入的调研来书写时代故事、记录人间烟火,具有文学的温度、生态的深度和时代的厚度。

白鹤属于极危物种,全世界98%以上的种群将我国鄱阳湖作为唯一的越冬地,它们万里迁徙的过程是生命的远征,也是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一个缩影。近几年来,我国大力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保护候鸟家园、践行生态保护的故事亟待以文学的方式进行记录。余艳历时六年,行程上万公里,顺着白鹤迁徙的路线,从西伯利亚繁殖地出发,经过我国莫莫格、松辽平原、黄河三角洲、洞庭湖、鄱阳湖等白鹤停歇越冬的地方,深入湿地一线,用笔记录下三十多只白鹤的生命故事,书写了近百位护鸟人的坚守与奉献。在阅读这部作品的过程中,读者好似在文字的引领下前行,与白鹤并肩,飞越山河湖海,理解候鸟迁徙背后的故事以及这场贯穿四季、跨越国界的生灵之约。

书中讲述的一个故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一只白鹤身负重伤,步履蹒跚,在狂风中



难以站稳,但是仍然用残缺的身体奋力护住所爱。经过万里迁徙之后的聚散离别,这对鹤夫妇依然相互守望,排除万难,凭着本能和执念重逢。鹤群伴侣一生专一相守,鹤爸鹤妈一同抚养幼鹤,互相陪伴照顾,展现了白鹤的灵性与情感,如此忠诚和温情,打动人心。

人与白鹤的双向感恩最令人动容。一只白鹤意外受伤,牵动着无数人的心。为了使康复之后的白鹤顺利回到队伍中,各方积极协调,为其量身定做一套方案,并用专机把它安全地护送到千里之外的湿地放飞,这段故事,体现了白鹤与人类之间的信任与羁绊,也体现了国际白鹤保护领域的合作与担当。

和传统生态纪实作品相比,《与鹤一起飞》在写作上完成了多方面的突破。一是打破

人和自然的二元对立,把白鹤看作平等的生命主体而不是单纯的观察对象,描写它们的喜怒哀乐、生死选择,给动物以人文关怀和温度;二是科普性和文学性的统一,准确地介绍了白鹤的生存数据、生态保护的专业知识,并用细腻的语言描绘湿地风光、候鸟姿态,既有科学的真实感,又有文学的美感;三是从小切口反映大时代,从白鹤保护这一微小的角度来反映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成就,展示中国在世界物种保护中所承担的大国责任,把个人坚守上升到时代使命。

这部作品用文学叙事的方式,让大众看到濒危物种的生存现状和一线护鹤人默默无闻的付出,唤起全社会的生态保护意识,并且以文字的形式向全世界讲述中国生态保护的故事,展示我国践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所取得的实践成果,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中国样本。

在忙碌的现代社会中,这本书让我们放慢脚步,尊重自然、爱护生命,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万里鹤鸣,声声有情。作者以笔墨为翼,带着读者和白鹤同飞,在行走和阅读之间,理解生命的力量、坚守的分量,读懂生态文明的时代含义。这部作品,是献给白鹤的生命礼赞,也是交给时代的生态答卷。

时间



文字里的绿茵场

■黎江毅

四年一届的世界杯是席卷全球的绿茵狂欢,球员们奔跑、拼抢、进攻,诠释着竞技体育的热血,亿万球迷的欢呼、热泪与共情,让足球超越了单一的体育运动,成为跨越国界、联结人心的文化符号。多数人沉醉于世界杯的胜负悬念与高光瞬间,却忽略了绿茵场背后厚重的人文底蕴。当足球遇见文学,跳动的足球便有了温度,奔跑的身影便有了故事。在世界杯盛景之下,品读经典足球文学作品,读懂足球不只是输赢博弈,更是人性、时代与生命的深情书写。

谈及国内较早触及足球精神的文学作品,史铁生发表于1984年的短篇小说《足球》尤为瞩目。彼时世界杯赛事刚刚走进中国大众视野,足球在中国还是新鲜的运动,充满纯粹的活力与朴素的热爱。史铁生以细腻通透的笔触,讲述两个坐轮椅的球迷山子和小刚相约到体育场去看比赛。他没有描写激烈的赛场比拼,也没有渲染夺冠的热血传奇,而是聚焦普通人与足球相伴的日常,挖掘足球背后的魅力。史铁生曾说自己有三大喜好:足球、文学与田径,在他的文字里,足球无关名利、无关输赢,只是平凡人释放热忱、拥抱鲜活生命的载体。

如果说史铁生的《足球》书写了和平年代纯粹的体育热爱,作家余耕的长篇小说《为国争》则解锁了中国足球深藏的家国情怀,书名源自球王李惠堂的诗句“一腔肝胆存人热,半世风尘为国争”。小说以李惠堂的真实人生为蓝本,虚构了从乞丐成长为球员的小北和球队经理人余伯庸两位主角,通过三场贯穿时代的足球比赛,展现了老一辈足球人前赴后继、以球救国的传奇故事。在山河动荡、风雨飘摇的岁月里,足球不再是单纯的娱乐运动,而是民族精神的寄托、家国尊严的象征。

不同于小说的艺术加工,华中师范大学赵峥的《“球王”:李惠堂和他的时代(1925—1945)》注重写实,还原了民国足坛最真实的风云岁月,为中国足球精神补上了厚重的时代注脚。全书聚焦李惠堂的运动生涯、人际网络、商业活动、社会角色和时代影响,细致梳理了李惠堂从足坛新星到民族体育象征的成长轨迹,真实记录其在乱世中以体育救国、以绿茵立心的一生。书中不仅记载了李惠堂驰骋赛场、碾压外敌的传奇战绩,更刻画了他在战乱中义赛募捐、坚守民族气节的动人担当。这部纪实作品让我们真切看见,中国足球的家国情怀并非文学虚构,而是根植于先辈热血、历经岁月淬炼的真实传承。

世界杯的喧嚣终会落幕,胜负荣辱皆为过往,但中国足球文学留存的精神力量绵延不绝。这些扎根中国土壤的文字,记录着中国足球的过往与当下,承载着国人的热爱与期盼。在世界杯全民狂欢的氛围中品读这些作品,更能共情国人的足球情怀,我们热爱世界杯的璀璨荣光,更牵挂本土足球的每一次成长,我们正视差距,却从未停止期待。



悦读

饱读人间 痛快干饭

■黄颖

“干饭”这个词语最初的意思是和“稀饭”相对,后来这个词语在互联网兴起的时候,“干”应读第四声,是一种热气腾腾的感觉,热情又豪迈,还带有一种粗暴的爱。

曾几何时,国人温饱解决了并奔上了小康,吃饭却变成了要“精打细算”的事,碳水“有罪论”被爱美之人侃侃而谈。吃饭前饭菜先上秤,老人看了直摇头,说这是典型的“吃饱了撑的”。家里小儿横竖不爱吃饭,老人说“饿上两顿”就好!

是啊,饿过的人,才知道“干饭”的分量。阿城在《棋王》中,描写了棋王在饿了一天(或者是几天)之后,终于再次吃上了饭。“拿到饭后,马上就开始吃,吃得很快,喉结一缩一缩的,脸上布满了筋。常常突然停下来,很小心地将嘴边或下巴上的饭粒和汤水油花儿用整个儿食指抹进嘴里。若饭粒儿落在衣服上,就马上一按,拈进嘴里。”

饥饿之时始知“饭”之美味,迫不及待、用尽力气想把米饭吞入肚内以安抚饥肠辘辘的五脏庙,以至于“脸上布满了筋”。“干饭”两字在文学中被形象化。

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里也多处写到“干饭”。润叶请孙少平吃饭,孙少平生第一次痛快地吃上猪肉炖粉条配白馍。“孙少平的喉眼骨剧烈地耸动起来。肉菜和白馍的香味使他有些眩晕。”原来几十年前,路遥已经写过了“晕碳水”的样子,不同的是,孙少平是“饿晕了”,而现代人是“吃撑了”。这一顿饭,孙少平把一整盆猪肉炖粉条刨了个精光,“干”掉了五个白馍。

后来孙少平去矿上干活,因为太过斯文经常吃不饱饭。一老工友看不过去就告诉孙少平:“喝热粥要这样——上嘴唇贴着碗沿吸,一口下去大半碗,再来一口就干净了!”老工友还告诉孙少平:“别不好意思,不抢就饿肚子,这关过不去,你在黄原站不住脚!”孙少平第一次明白,在这异乡工地,

吃饭也是一场生存的战斗。“干”得了饭,才说明你能活得下来。

合上书页,那些笔下狼吞虎咽“干饭”的身影仍在眼前。文字记录着曾经食不果腹的艰难,也照见当下纠结碳水的矛盾。

现代人包括我确实没有被“饿”过,偶尔过了饭点没赶上吃饭虽然也有眼冒金星、大冒虚汗之感,但几天没吃饭、天天吃不饱饭在如今已经不允许我们有机会体验。至于减肥之饿,那是主动克制的熬磨,和旧时饥寒的苦楚全然不同。减肥之饿多少带着自虐与矫情,他们缺的从不是生存温饱。而能敞开肚皮好好“干饭”的,一定更懂生活本真的滋味。不必刻意压抑口腹之欲,不必为了纤细身段委屈自己,要好吃好饭呀!

如果“干”不了饭,计较着“精碳水”与“粗粮”的搭配比例,那应该是没真饿过。所以,能好好“干饭”的人,那是对生活有着无限的热忱啊!那就坦荡奔赴每一餐热气腾腾,在一口口“干饭”里,守住最鲜活的人间热爱吧!



投稿邮箱: dznbgfzc@qzwb.com
联系电话: 0595-22500109